

中國遊記選注

第一集

陳正祥 著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國研究叢書第9號

中國遊記選注

第一集

陳正祥 著

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陳正祥著。-- 臺灣初版。

-- 臺北市：南天，1994[民83]

面：公分。--（中國研究叢書；第9號）

ISBN 957-638-254-8（精裝）

1. 中國 - 描述與遊記

690

83007531

中國遊記選注 第一集

定價新台幣 500元

一九七九年七月香港初版一刷發行

一九九四年十月台灣初版一刷發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陳正祥

發行者：魏德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362-0190 電傳Fax：(886-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製版廠：豪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 (02)309-1235 台北市西園路2段279之7號4樓

印刷廠：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 (02)303-5871 台北市長泰街297巷14號

ISBN 957-638-254-8

謹以此書 紀念

中國兩位傑出地學先賢徐霞客和丁文江，他們出生在長江河口段南北兩岸，誕辰相距三百年，先後對中國文化作出了大貢獻，令人懷念。

徐霞客(1587-1641)名宏祖，江蘇省江陰縣人，是明代末年特立獨行的地理學家，一生大部分時間遊覽祖國山河，被稱為奇人；所著《徐霞客遊記》，賦有學術價值，是中國文化的珍貴遺產，讀賞成奇書。我所編印的《中國遊記選注》，把此書單獨列為第六集，詳加註釋，比第一集更精細。第一集在1979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1987年初夏我應國家特邀訪京，友人面告該年為徐霞客誕生四百年週年，內地要舉行紀念會，希望我能參加；可惜我須主持一個重要國際會議，不克分身，答應將單獨以另一適當的書紀念他。

丁文江(1877-1936)字在君，江蘇省泰興縣人，是中國近代地科學主要奠基者。他1902年曾到日本求學，其後轉赴英國，1911年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地質系。回國時路經雲南貴州，要順便進行考察，開始注意《徐霞客遊記》。1913年創辦北京地質研究所，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地質學人材，內中包括我的幾位老師。1916年轉任工商部地質調查所首任所長，1934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很欽佩徐霞客，除了編印《徐霞客遊記》外，還領導繪製該遊記的路線圖，又主編《徐霞客先生年譜》。中國地學界對徐霞客的研究，應以丁博士最為真切而深入。

1979年我出版《中國的石油》一書，扉頁題記獻給李四光、竺可楨、翁文灝三位地學前輩。丁先生因地位比較特殊，同我的關係又稍密切，故決定另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一書紀念。當時註明「抗日戰爭期間，我接受他們教導的時間雖甚短暫，但他們指點我“專心致志”作學問的道理，經久未忘。三位前輩對中國地學的貢獻已分別記載另一著作《中國地理學的發展》一書。那本書是紀念丁文江博士的，他中煤氣毒病死長沙，只活了五十歲，不像李、竺、翁三位前輩都活了八十多歲。」該書早已寫成，只覺得尚非適宜發表時候才擱置下來，內心一直掛念此事。

他是我五舅父和小叔的朋友，1930年前後常來我家，我喊他丁伯伯。我十歲生日，他贈我的禮物就是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徐霞客遊記》，我還依稀記得他那充滿熱愛的題字：「一位姓葉的前輩曾對我說：君習地學，又好遊覽，宜讀徐霞客遊記。我現在將同樣的願望轉給你，你的天資遠高於我，細讀此書必會得更多裨益。」抗日戰爭初期我到重慶，住在五舅父家，準備投考大學。一天舅父看見我書架上丁伯伯留八字鬍子的照片，告訴我有關八字鬍的趣事；我把他送我的遊記給舅父看，他看了題詞說：「你看丁伯伯對你的期許多高！」現在把這些機緣綜合起來，我想用這本關於遊記的書來紀念徐、丁兩位前輩是頗為適當的。

再版自序

如果你感覺旅遊有益身心，增長見識，我想你會喜歡閱讀遊記。

遊記是中國文化地理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和考古發掘存在特殊關係。大唐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教導印度人和英國人認真發掘出了那蘭陀(Nalanda)廢墟；元初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指示法國人和柬埔寨人尋覓已沒入原始森林的古都安哥。反之，被挖出來的廢墟又往往成為旅遊點，吸引各地的遊客。1968年11月和12月，我趕赴國際地理學會和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開會之便，先後遊覽了安哥和那蘭陀，拍攝了大量照片，為所編寫的《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和第四集收羅補充資料。

到1979年出版第一集時，已經註釋完畢並繪成旅行路線圖的，估計只有五集。目前所完成的工作，編成十集而有餘。可惜其他的事情太忙，再加上一些意外的原因，把出版工作給拖延了。主要是1959年在西柏林創辦的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九個創會成員只剩下兩人，其中一位且長期在瑞士休養，責任全部落在我身上；雖每日工作十三四小時，星期天也不休息。必待在磨練中的接班人完全成熟，使我有放心的自由，才能全力進行私人著述的出版。

我選擇註釋的遊記，約為160種；但有些在註釋中途發現太大的困難，或無法完成旅行路線圖而放棄；也有因路線圖已完成，但臨時又忽然找不到了。例如第一集原選定七篇，其中《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就因路線圖失落被暫時抽出。宋徽宗宣和乙巳是公元1125年，也就是北宋即將亡國之年。

雖然有好幾年的暑假，我幾乎把全部時間化在日本各著名大學圖書館和研究所找中國遊記，我不敢說已看到了中國所有重要的遊記。原因是中國的遊記實在太多了，而我可分配給選註遊記的時間有限。

中國到底有多少遊記？或古代有那些人寫過遊記？我想都是無法答覆的問題。這有很多實際上的困難，除不少人寫了遊記未能發表外，遊記的名稱也頗令人迷惑，有被稱為“錄”的，如《異域錄》；有名為“傳”的，如《法顯傳》；還有稱為“圖經”的，如《高麗圖經》，都是很重要的遊記。也有從篇名上看不出是遊記，某些名為日記或日錄的，事實上也是遊記；例如《辛丑日記》以及《扈從東巡日錄》等。

同一遊記，常有不同的名稱，而且可能有三四種之多。正史的傳中，每夾雜遊記；遊記之中，又附錄遊記；雖言只有數十字或數百字，但所記常頗有地理價值。有關台灣最早最好的遊記，應推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被收入本書的，就有另外兩個篇名——《採硫日記》和《渡海輿記》；唯尚不難想像它是遊記，不過一種變成三種罷了。如此一來，統計遊記就更困難了。

遊記主要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遊山玩水，描述風物見聞；多數屬於行程短、篇幅少，而文筆優美。換言之，也就是以文采見稱，一般比較缺乏地理學的記錄價值。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所撰的遊記，可視為此類遊記的代表。另一類是行役記，因特定目的或使命遠出旅行；有些走幾萬里路，往返歷時數年。此類行役，很多是跑到外國去的；常有多人結伴同行，按程或逐日把沿途見聞記錄下來，洋洋數萬言，乃至數十萬言。元代初年周達觀所撰的《真臘風土記》、清代初年圖理琛的《異域錄》以及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可視為此類遊記的好代表。三者都已收入本書。

也有人天性愛好旅行，長年在野外走動，真正為遊覽而旅行，明代末年的徐宏祖(1586-1641)，為了遊覽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蹟，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他所撰的《徐霞客遊記》，是我國最著名的遊記之一；除了逐日記述行程外；還指陳特殊的地形地物，特別是對石灰岩或岩溶的地貌，作了不少詳盡的考察研究。同時對雲南騰衝一帶火山爆發和溫泉、硫磺礦等方面，以及對許多其他地區的地形、水文、氣候、植被等的記載，也多數很有價值。他把峰林(tower karst)描寫為「攢出碧蓮玉筍世界」，又用「錚錚骨立」形容石山。文筆實在美妙。在中國遊記裡，這是一個稀罕的例子。因為它的特殊重要性，我已將其單獨編成一集。我第一次註釋是根據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丁文江先生編的《徐霞客遊記》，很早就覺得此一版本的不完全。第二次是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整理出版的新版本，完備得多了。所附旅行路線圖，尤為完善，改正了我原先的許多疏忽。該書的76頁地圖，我把它縮繪成為一幅。

元代先前蒙古大軍的西征，重新打開了中國對西域的陸上交通，附帶也產生了好幾篇長途的行役記。其中當以《長春真人西遊記》最有價值，記錄了從山東登州起，一直走到阿富汗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北坡成吉思汗行帳的見聞。它不但富於地理學的記錄價值，並且可用以訂正若干史書，包括《元史》和《聖武親征錄》等關於成吉思汗西征記載的錯誤。

風土記也可能是很好的遊記，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即為一例。蒙古人滅掉南宋後，曾討伐占城和安南，且有一小隊人馬從占城侵入真臘；但因受地形和氣候的阻礙，沒有完全達到目的。於是改用“威脅外交”的手段，派遣“招諭使”去勸說，要近鄰各小國自動進貢內附。周達觀是被派到真臘去的使節團成員之一。他在元貞二年二月（1296年3月）離寧波，同月二十日（3月24日）從溫州港口放洋，三月十五日（4月18日）到達占城。這一段航程，順着東北季風，只走了26天。以後因為逆風和航行內河水道，又值淺水期，故延至七月（陽曆8月）才到達當時真臘的國都安哥。在草原上威風凜凜的騎兵，碰到水域沼澤地區就沒有多大作為。

蒙古的使節團在安哥停留約一年，並非交涉或談判拖延了時間，而是氣候和水文對於交通的限制；必須等到第二年大湖(Tonle Sap)水漲，海上有了西南季風才能回航。他們在大德元年六月（1297年7月）起程，八月十二日（8月30日）返抵寧波，路上也只走了一個多月。但往返全程為時一年半。周達觀回國後不久，就用口述的方式錄成了風土記，全文約8,500字，分為四十一節。其中第十八節耕種：「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穫；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大湖）中水痕高可七八

尺，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扣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渰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鑿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然水傍又有一等野田，不種而常生稻，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短短187個字，寫出了今日柬埔寨的許多重要地理事實，包括氣候、水文、土地利用、耕種收穫、季節移住以及浮稻(floating rice)的特殊生長情況，為其他遊記所難見。

為了要更好地瞭解《真臘風土記》，我曾在1968年11月親到柬埔寨的古都安哥等地遊覽觀察。我去安哥時，隨身攜帶這篇遊記和皮尺，按疑難各點繪成遊覽路線，逐一去找尋答案。結果發現在距離和方向等偶有差異外，其餘幾乎完全和廢墟的實在情況符合。例如城郭節說：「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有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犖。」（參閱彩色照片第一幅）

關於城的周圍，我事先在現代實測地圖上量過，約為12公里，和20華里相差不多。五個城門一一走過，城濠寬約100米，多屬雜草叢生，我都拍了些照片；惟獨忘掉點數一下橋旁石神。所以從巴戎(Bayon)回來，到城門邊時請開車的朋友（東國農林部的一位技正，坐在我旁邊的則為有四分之一中國血統的農林部技監。因我們委員會要他們提供全國土地利用圖，他們不知怎麼辦，請我幫助解決，故招待很週到。另一陪同為農業大學校長，是和我同姓的華僑，唯他名片上的陳，譯寫成Tan。）把車速放慢，讓我在車裡數一下石神的個數；結果一邊只得25個，相差2個。於是停車步行循右邊數過去，再從左邊數回來；果然兩旁的石神共為54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是指五條通衢大橋的兩傍各有石神共54個。

這篇風土記和《馬可波羅紀行》成書年代相近，而後者的知名度遠遠超過前者；就科學的學術價值說，後者卻充滿錯失及費解，前者則充實而準確。就所謂“現代中國人”說，大學生中知道馬可波羅的，所佔比率可能還不太低，但曉得周達觀其人的（東國中學教科書引用此一著名風土記，很多人知道周達觀。），勢必萬不得已！形成此一荒謬奇異現實的，主要是萬惡的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失掉自信，自卑感和媚外心理愈演愈烈，以致不可收拾。另外一個原因，寫“點”的遊記常比較近真，寫“線”的遊記易招致錯誤，理由也很明顯。周達觀在安哥一地停留約達一年，有可能曾作比較深入的觀察。

《真臘風土記》最受重視的一部分，是對國都安哥的描寫。古都安哥歷經暹羅的侵擾而被迫放棄，不久便淪為廢墟，終被森林所覆沒。十九世紀初年這篇遊記被譯成法文時，無人相信這個古都真的存在。就因為有這篇遊記，當時統治柬埔寨的法國人，才興起尋覓這個廢墟的念頭，按照文章所述的方位認真去勘探。1850年時，傳教士Charles Bouillevaous看到過廢墟的一角；1863年博物學家Henri Mouhot漫遊安哥，翌年發表了遊記，於是引起歐洲人的注意和好奇。這同玄奘大師《大唐西域記》的指點英國人和印度人，使他們能成功地發掘那蘭陀廢墟，事實極為相似。四五十年前，我從書本上獲悉這些舊事；1968年底，親眼看到了這兩個著名的廢墟，曾使我有無限感慨：我欽佩祖國古代旅行家一貫實事求是的精神，隨時隨地為民族增光；歎息這一代游離讀

書人的普遍懵懂和低能，到處亂跑徒給國家平添恥辱！

《真臘風土記》一書曾在1975年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發行了單行本，使用了較多的圖片，包括24頁黑白照片，4頁彩色照片和6幅地圖。我遊覽柬埔寨後，該國便陷入戰亂，敵對雙方以安哥的石造古蹟作為掩護體，打了十多年內戰，幾乎使所有石像受到或多或少的損毀。於是我的照片就成為很珍貴了，不少人來信索取該書。無意中被我發現一個偽裝得極好的漢奸，行為卑賤到了頂點，討取了人間最大的便宜；同時也證明他們的罪行，真無孔不入，和多方面串通一氣！我在《研究著述六十年》一書中記錄了全部經過，不久便可發表了。

短的遊記可能有高的學術價值，也可能記敘很長的行程。唐代著名文學家李翱，在憲宗元和四年正月十八日（陽曆為公元809年2月6日）從東都洛陽出發，循洛水、入黃河，轉汴渠；接山陽瀆，經揚州，沿江南運河，過蘇州和杭州；溯錢塘江轉信江，渡鄱陽湖入贛江；越大庾嶺，循潯江及北江繼續南下，在同年六月初九日（陽曆7月24日）到達廣州。照他自己的說法，全程是7,600里，費時169天。但他所寫的遊記《來南錄》，全文僅846個字。簡煉的好文章，是可能用八百多個字記述八千里路行程的。我把這篇遊記列為本書的首篇。當然它出現的時間也最早。

另一個例子是《東番記》，是有關台灣的第一篇遊記，全文僅1,400多字，卻寫得非常週到。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底，因為大批倭寇侵入台灣，為害當地的番人及中國的漁民和商販，於是有沈有容的東番剿倭。陳第遊興正濃，遂和沈有容同行。破倭之後，親入台灣，實地觀察，回來後就寫了這篇《東番記》，成為中國人記載台灣最早也最確實的地理文獻。中國人最初知道“台灣——大員”這個名稱，也來自這篇遊記。

但有關台灣最重要的行役記，卻是郁永河所撰的《裨海紀遊》。該書記載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從福州出發，南下經廈門，渡台灣海峽，循台灣本島西部海岸北上，由淡水坐海舶進入台北盆地，到大屯山麓北投一帶採辦硫磺的經過。對當時台灣的情況，特別是原住少數民族的生活和風俗習慣，作成了極有價值的記錄。

清代初年台灣土地的開拓，仍限於嘉南平原的南部和高雄平原的北部，面積狹小。郁永河循西海岸北上時，描寫自佳里興以北，幾乎全是平埔番的聚落，殆不見漢人足跡。彰化以北，更為荒涼。《裨海紀遊》有一段描寫桃園沖積扇的景象說：「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麞、獐逐隊行，甚夥；驅獫狁，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試將這些寫得真切、富有地理學價值的記載；拿來和現在的景觀比較，該多有趣。唯現代的台灣讀書人，絕少知道這篇好遊記。

郁永河在康熙三十六年農曆五月初二日坐海船溯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描寫了：「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

變，信有之乎？」

這便是大地震引起地陷的一個具體例子。此處甲戌是指清康熙三十三年，亦即公元1694年，距今不過300年。中國古代文獻中不是沒有因大地震而引起地陷、陸沉的記載（國際研究中國之家出版的《地錄》一書，列有此項記錄），但似乎都沒有像此一記錄明細確實，所以值得特別提起。

如今擁擠着生活在台北盆地裡的幾百萬人，能想像三百年前的此項景觀嗎？地理變遷該是大多快！

閱讀遊記，肯定可幫助增長知識。

南宋著名學者范成大(1126-1193)，不但是詩詞的高手、方志的名家，並且還寫過三篇遊記——《攬轡錄》、《驂鸞錄》和《吳船錄》，其中以《吳船錄》最長也最好，記淳熙四年(1177)從成都循長江水路回到蘇州的情況。全部行程除了從魯家洲到鄂州（武昌）一段外，我都走過。他的詩文，特別是《驂鸞錄》，對我最終解開了柳宗元《江雪》詩後兩句「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大雪發生於那一年，這條江應在什麼地方曾有所啓迪。我在《詩的地理》中有詳細說明，該書初版在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增訂版則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篇幅規模較第一版增加了許多倍。

本書第一集所收的六篇遊記，不是最早完成註釋的，也不一定最好，選擇時曾經頗費思量！當時作出如此安排，是看到了祖國被“老大哥”圍困欺壓，而完成於康熙晚年的《異域錄》，可提供許多教訓。我遊覽柬埔寨時，經常到華僑開設的飯店吃飯；那些僑胞會說普通話，比較更像中國人。其中不少對越南內情頗有認識，他們在愛國心驅使下所說的話，迄今令人懷念不已！當時中國正全力支援越南抵抗美國侵略，雙方稱兄道弟，頭目相見必然緊緊擁抱；表面上非常熱情友好，而實際上早有問題，特別是蘇聯介入以後。

越南是一個小而極窮的國家，秦漢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屬於漢文化圈的一環。地方向南洋凸出，地緣位置甚為重要。越南吸收漢文化的程度，約略和朝鮮相似；在若干方面，並且還要深刻些。只因若干統治王朝處理失當，歷史上一直存在隔閡。越戰結束後，它擁有和國力不相稱的龐大軍隊，連續打了數十年仗，軍人變成殺傷和破壞的工具，對經濟建設沒有多大用途。如果北京缺乏遠見，或忙於奪權私鬥，不能作出適當安排，越南勢必被蘇聯利用在東南亞製造麻煩，後來事態的演變，果不出我所料。雙方還在所謂“友誼關”附近打了一次很不光彩的仗！

我個人所能作到的，是利用註釋《真臘風土記》和《異域錄》的機會，以比原文多十餘倍的文字，徵引歷史記錄，把我的心意灌輸進去，三次用不同的方式出版，分寄許多有關的人物，希望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但似乎絲毫不起作用。讀者如能細心閱讀《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有關各篇，不難體察我如何苦心孤詣，把思慮融化在著述之中，希望有益於國家和民族。但如果當權者絕不讀書，我就毫無辦法！當“讀書無用論”大領風騷的年代，不讀書已蔚成風氣。

1979年3月我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赴東京前所寫的初版自序，第五段開頭就說：「我自少喜歡旅行，初期多跟着家人跑；照祖父的說法，那是要讓我增長見識。」事實上我第一次旅行，

是祖父帶我去中雁蕩山的西嶺，直到現在還記得清楚，行程前一段坐船，後半段走山路。全山區最高的玉甌峰，海拔不過450米，我一口氣就登上山頂。回家後祖父給我一瓶蜜棗作為獎品。童年時的回憶，使我覺得應該先拿這部書來紀念祖父，可惜份量不夠。等到有較多閒暇，我要摘錄一生中所作旅遊的全部記載，配合大批照片和地圖，出版規模較大的《世界漫遊記》，正式紀念祖父和祖母。台北商務印書館1959年為我出版的《現代地理學的觀念和方法》，直到現在還流通的，註明紀念祖母和外祖母；她們都活過九十歲，曾給了我無窮盡的愛，用那本書用來紀念她們，規模也顯然太小了，皆須重新安排。用自己的著作來記念至親好友，以及可以尊敬的長輩，我想是一件好事，可助長養成真善美的學術風氣。我將會繼續這樣作，直到生命的終結。

1993年12月28日於摩夷門灣畔

自序

遊記是中國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有其特殊的性質。中國因為疆域廣大、人口衆多、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故積累起來的遊記，數量甚多。

遊記主要可分爲兩類。一是遊山賞水，描叙見聞風物；多數是行程短、篇幅少，而文筆優美。換言之，也就是以文采見稱，一般比較缺乏地理學的記錄價值。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所撰的遊記，可視爲此類遊記的代表。另一類是行役記，因特定目的遠出旅行，有些走幾萬里路，往返歷時數年。很多是跑到外國去的，常有數人結伴同行，按程或逐日把沿途見聞記錄下來，洋洋數萬言，乃至數十萬言。唐代高僧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記》，可視爲這一類遊記的最好代表。

也有人天性愛好旅行，長年在外邊走動。爲了遊覽名山大川而不斷旅行，幾乎走遍全國，又寫成不朽遊記，指陳若干特殊地形地物的，那無疑要推明代末年的徐宏祖及其所著的《徐霞客遊記》了。但這是一個稀有的例子。

明代初年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航海事業的空前創舉，也是非常特殊的旅行；其行色之壯，規模之大，非古代任何其他國家航海者所能及。但可惜他們當時所使用的地圖和詳細記錄，已經被毀！間接遺留下來的，只有茅元儀所著《武備志》卷二百四十的附圖以及《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等書。後三者也可看作遊記，只是格式較爲特別而已。

我自少喜歡旅行，初期多跟着家人跑；照祖父的說法，那是要我增長見識。從1937年到1979年，四十多年之間，我幾乎都是單獨一個人走路；除了蘇聯之外，我到過所有大陸的所有主要國家。我的長程旅行，多數是應邀出席國際會議；這些會議非但年年有，而且有時一年兩三次。就1974年說，七月到瑞士討論編印世界工業地理圖集，八月到意大利參加國際地理學會的農業類型委員會，接着出席世界農業地理圖集委員會。因爲兩個會議同在Verona舉行，有關接待部門組織了在意大利北部的廣泛遊覽，使我對意大利南北之間的不同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九月轉往北非突尼斯，深入沙漠，研究水和土地利用問題。十一月到澳洲，在New South Wales土壤保育局的安排下，參觀了他們認爲較有成績的五個保育區，並順路重訪二十餘年前去過的聯邦首都Canberra和Murrumbidgee灌溉區。同月底又趕到紐西蘭參加國際地理學會第一次在南半球舉行的區域會議，會前我參加了南島的考察旅行，會後參加了北島的考察旅行。然後又跑回澳洲，受到Queensland州農業部的照顧，坐一輛嶄新的汽車沿海岸向北走，一直走到南回歸線附近才回頭。

一九七四年的最終目的地是 Port Moresby，新獨立的新幾內巴布亞首都，這地方當我在澳洲讀書時就想去，但始終未能如願。如今好朋友 Stan Cory 在此地工作，他夫婦倆來信強調：“這次不來，更待何時？”於是我決定去這個世界最大的熱帶島嶼作一週停留。這一個星期是難忘的，所收集的紀念品也最特殊。1975 年暑假我第二十三次遊日本，從鹿兒島一直走到北海道。1976 年夏天到上海會見母親和弟妹們後，繼續向北走到哈爾濱以北。綜計在這二十六個月內，我在四大洲跑了不少地方，寫成一冊篇幅僅少於《日本行記》的《東南西北行》。

我旅行時總盡量作筆記，所拍攝的照片也都編了號。每一回旅行的結果，就寫成一篇遊記，篇名也都給定了，可惜沒有時間整理。原因之一，就是忙着注釋古人的遊記。我覺得應該先注釋古人的好遊記，然後再來整理自己在匆忙中寫成並不一定好的遊記。整理和注釋遊記，我認為是地理學家的責任之一。

注釋古人遊記，需要適當的地理學知識。最基本的要求，是把旅行的路線繪畫出來。中國遊記數量多，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必須加以選擇。閱讀遊記，本是一項欣賞或享受，但要細心注釋遊記，卻變成了一重負擔。我多年前曾向朋友們提起此一計劃，他們認為我自己只宜注釋一二篇作為示範，其餘的經選定後交給學生或助手接下去作。這些在有制度、有傳統、講原則、講標準的學術環境中生活慣了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所寄居的這個文化泥淖，絕無可能產生合格接班人的啊！

決定要注釋古遊記開始於 1957 年，那年夏天我應日本學術會議（相當於中國科學院）邀請到東京參加國際地理學會區域會議。會前我參加了北海道考察旅行，走到鄂霍次克海岸，會後又參加西日本考察旅行，走到長崎和熊本。最後回到京都大學讀古書，主要便是讀遊記和方志。遊記方面包括了《異域錄》、《高麗圖經》、《南海寄歸佛法傳》、《佛國記》以及《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等。我發覺此等“出遠門，行長路”的遊記，非但多數富有地理學的記錄價值，而且牽涉到很多問題，要認真注釋，並不容易。除了受到時間的限制，學識也不夠應付。所以決定慢慢地來，平均每年注釋一篇。

因此在過去二十多年，全部只注釋了二十多篇遊記；而且有若干篇的旅行路線，還存在著一些疑難。《大唐西域記》我至少讀過兩遍，還收集了各種文字的研究資料，但有不少地名不易確定，行程路線也有問題；外國學者的注釋，我不完全同意。1968 年的冬天，親自到玄奘大師曾長期學習和講法的 Nalanda 廢墟去體會，又參觀了印度南部玄奘居住過的石窟，拍攝了大量照片。《徐霞客遊記》是比較容易注釋的，但我認為目前這部遊記並不完善。徐霞客似乎到過四川，還遊覽了峨眉山，可惜有關四川部分的遊記散失了。在此一疑難尚未解決之前，我不打算發表我所注釋的《徐霞客遊記》。

前面提到的鄭和航海圖，正式名稱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分刻二十頁。我十多年前設計將其重繪，接拼成四段（已發表於國際研究中國之家中國研究叢書第七號《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第一冊，1979）。此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

達非洲東岸肯尼亞 (Kenya) 的慢八撒 (Mombasa, 現譯蒙巴薩), 註有五百多個地名。就航程和地名觀察, 這幅地圖應該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 (1431年1月19日到1433年7月22日, 全艦隊的人員多達27,550名) 的記錄。我根據此一地圖, 並參照祝允明《前聞記》等文獻, 斷斷續續費時數年, 替鄭和補寫了一篇很別緻的航海記; 也是已知的古代中國人跑得最遠的一次行役記。準備和其他幾篇較早的航海記, 包括描述大唐高僧鑑真東渡日本的《唐大和尚東征傳》, 合編成為第四集。

第一集原收七篇遊記, 其中《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因路線圖找不到了, 只得暫緩發表。照這一集的規模, 目前已經整理的遊記, 大概可出版五集。希望在六十歲之前, 能出版到第三集。其餘的每隔兩三年出一集, 如果我的苦命長、雜務少, 說不定可出到第十集呢。像《大唐西域記》和《徐霞客遊記》, 皆可單獨編為一集。但那是將來的事, 生逢大亂之世, 一切事情無從預期!

最近不止一個外地的老學生向我提起, 他們為“感激”我過去的教導, 也“欽佩”我艱困奮鬥的工作精神, 希望當我六十歲生日時, 為我出一冊紀念論文集; 並且說此事要數年準備, 如獲同意馬上就開始進行。我心領他們的好意。這原是一件美事, 日本和歐洲的學術界還很流行, 實際上我近年也不斷被邀請寫這類文字, 在缺乏文化氣息的地方, 此事更值得提倡。但最後還是婉言謝絕了! 因為我覺得世界變了, 讀書人的風格也變了。凡屬這一類的邀約文字, 稿子收到後是不能不發表的; 萬一有人敷衍而不負責任, 就無法維持論文集的高水準。我是終生講求學術水準和原則的人, 過去為了堅持原則和標準, 不知吃了多少大虧和苦頭, 難道臨老放棄這美好的尺度? 與其操心冒這個險, 不如自己用功多寫幾篇論文或出版一些論文集。

這一集的六篇遊記, 第一篇《來南錄》是從洛陽走到廣州, 第二篇《吳船錄》從成都走到蘇州, 第三篇《長春真人西遊記》從山東登州走到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區, 第四篇《真臘風土記》從溫州走到柬埔寨的古都安哥, 第五篇《裨海紀遊》從福州走到台北, 第六篇《異域錄》從北京走到蘇聯的裏海北岸。其中《裨海紀遊》一篇, 因為在寫作《台灣地誌》時需要參攷, 早在四十年代末期便注釋了, 對我來說實在特別親切。在1947年到1964年之間, 我在台灣居住了十七年。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中, 能有幾個十七年呢? 如今在香港又耽了將近十七年了!

為了要徹底瞭解《真臘風土記》, 我曾在1968年11月趁出席第二十一屆國際地理學會之便, 到柬埔寨的古都安哥實地遊覽觀察。本書所附的彩色照片, 就是在那次旅行拍攝的。其後不久, 安哥就不斷地受到戰爭的破壞, 很多古蹟已經被毀, 這些照片現在可能頗為珍貴的了。

本書的書名, 承八十高齡的金石書法大家馮康侯先生題字, 我很感激, 謹此致謝。

1979年3月10日於荒郊桂苑

中國遊記選注 第一集

目 次

第一篇	來南錄——唐·李翱	1~10
第二篇	吳船錄——南宋·范成大	11~53
	一、引 言	11
	二、離成都上青城	13
	三、轉遊峨眉	24
	四、循川江東去	31
	五、過三峽	37
	六、江陵、魯家洲、鄂州	42
	七、登廬山	48
	八、從江州歸平江	50
第三篇	長春真人西遊記——元·邱處機、李志常	54~97
	一、引 言	54
	二、長春真人和成吉思汗	56
	三、西遊的行程及其疑難	59
	四、從登州到燕京	63
	五、繞道橫貫蒙古高原	68
	六、循天山北麓西去	74
	七、渡伊犁河到薩馬爾干	78
	八、上大雪山覲見成吉思汗	84
	九、歸 來	91
第四篇	真臘風土記——元·周達觀	98~159
	一、引 言	98
	二、古扶南和中國的接觸	103
	三、《隋書》和《唐書》關於真臘的記載	111
	四、安哥時代	115

五、元兵的征討和周達觀的南行·····	121
六、《真臘風土記》的原文及注釋·····	126
七、餘 論·····	157
第五篇 裨海紀遊——清·郁永河 ·····	160~205
一、引 言·····	160
二、行程和遊記的特點·····	163
三、從福州到台南·····	169
四、經台灣西南部平原北上·····	182
五、溯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	188
六、議論和感慨·····	192
七、番社生活和風俗習慣·····	195
八、自淡水歸福州·····	200
第六篇 異域錄——清·圖理琛 ·····	206~259
一、引 言·····	206
二、圖理琛及其所著的《異域錄》·····	207
三、行程和使用的交通工具·····	211
四、從北京到伊爾庫次克·····	217
五、西伯利亞的河川和沼澤·····	227
六、通過鄂羅斯本土到達目的地·····	238
七、歸 來·····	250

第一篇 來南錄

——唐·李翱

唐代文人到過嶺南的頗多，有些原在朝中作官，謫貶而來嶺南，如李德裕和韓愈等；有些是來擔任高級地方官的幕僚，如李翱和蘇渙等。但其中留下旅行記錄的，似乎只有李翱一人。他的遊記就是《來南錄》。唐代遺留下來的長程遊記，除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就要算《來南錄》最爲寶貴的了。

憲宗元和三年（808），戶部侍郎楊於陵出任嶺南節度使兼廣州刺史。^{（1）}這時李翱在朝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分司在他的家鄉東都洛陽。他早年曾從韓愈學習文章，文字博雅好古，講究氣質。^{（2）}他娶韓愈之兄韓弇的女兒爲妻，和韓愈相友善，有親戚和師生的雙重關係。韓愈把他推薦給楊於陵，於是楊於陵就聘請他爲觀察判官。李翱在元和四年正月十八日（陽曆爲公元809年2月6日）從洛陽出發，循洛水，入黃河，轉汴渠，接山陽瀆，經揚州，沿江南運河過蘇州、杭州；溯錢塘江轉信江，渡鄱陽湖入贛江；越大庾嶺，循潯江和北江南下，在同年六月初九日（陽曆7月24日）到達廣州。全程費時169天，其中因妻子生產，在衢州耽擱了45天，實際行走時間約爲三個月。這年他三十七歲。

李翱字習之，在新、舊唐書都有傳。《新唐書》說他是後魏尚書左僕射李冲的十世孫；^{（3）}《舊唐書》說他是涼武昭王的後裔。他出生於代宗大曆七年（772），在貞元十四年（798）考取進士，^{（4）}授官校書郎，三次升遷到京兆府的司錄參軍。他爲人剛直，不畏權勢，批

1 楊於陵是弘農（今靈寶縣）人，漢太尉楊震的後裔。十八歲舉進士（大曆六年），曾任句容縣主簿，考功，吏部員外，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絳州刺史，中書舍人，秘書少監，華州刺史，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戶部侍郎，京兆尹，嶺南節度使，吏部侍郎，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充蘄汝都防禦使。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少傅，遷左僕射退休。居朝三十餘年，始終不失其正。大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李翱爲寫墓誌銘，說他在廣州擔任嶺南節度使時，“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

2 李翱給韓愈所寫的《行狀》，曾說：“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

3 《魏書》列傳四一李冲傳，說李冲是隴西人，敦煌公李寶少子。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李承所培養。魏高祖時爲文明太后所寵幸，權勢甚隆；遷中書令，進爵隴西公。北魏遷都洛陽，李冲貢獻很大。其後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

4 貞元十四年登第進士共二十名，包括李隨（狀元）、張仲素、呂溫、權長孺、獨孤郁、王起、王

評當時史官“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5) 又曾當面數宰相李逢吉過失，所以久久無法升官。他在地方服務的時間長，在中央作官的時間短。作地方官時，頗能照顧貧苦人民。(6)

《舊唐書》卷一六〇李翱傳：“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

他從廣州回去後，有時在中央作官；但更多時間外放華南各地。他擔任過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廬州、舒州、鄭州、桂州、潭州和襄州的刺史，旅遊廣遠。最後在武宗會昌元年（841）死在山南東道節度使任上，地點在襄州，也就是現在的襄陽，享壽六十九歲。(7) 李翱是詩人，但《全唐詩》祇錄他的詩七首，而且都很短。《新唐書》六〇藝文志著錄《李翱集》十卷。他至少養了七個女兒，長大後都嫁給詩人文士。(8)

《舊唐書》李翱傳接着說：“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元和）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七月出翱爲朗州刺史（820年）。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部郎中(9)……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10) 三年（829年）二月，拜中書舍人……翱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

《來南錄》是一篇簡煉的遊記，全文僅 846 個字。用日記式記錄了南來的經過，指點出若干有價值的地理事項，包括某些地方在唐代的名稱。譬如稱鄱陽湖爲擔石湖、信江爲高

季友、盧元輔、李正叔、李建、張隸初、蕭節、時元佐、李宗衡、鄭素、王損之等。

5 《全唐文》六三四李翱《百官行狀奏》：“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

6 《新唐書》李翱傳，說他出爲廬州刺史時：“時州旱，遂疫，遺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寡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新唐書》四〇地理志朗州武陵郡：“縣二，武陵，上。……東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長慶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漢樊陂開，溉田千一百畝；……翱以尚書考功員外郎……出爲刺史，故以官名。”

7 《舊唐書》卷十七敬宗紀：“二年（指寶曆二年，即 826 年）三月乙亥，右散騎常侍李翱卒。”這時李翱在作廬州刺史，年僅五十四歲，官職也不同，料係另一李翱。

8 在李翱的文集中，有一篇題爲《湖州別女足娘墓文》的短文，很有人情味：“父舒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於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授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

9 李景儉爲漢中王李瑁之孫，貞元十五年進士，爲王叔文等所器重。和元稹、李紳相友善。元和末曾任諫議大夫。後貶爲建州刺史，不久元稹用事，自郡召還，恢復爲諫議大夫。

10 李翱的《祭福建獨孤中丞文》，開頭就說：“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